

WUJING
YIPING

盛广智
杨智军 /译评

五经

译评

吉林文史出版社

下

WUJING
YIPING

盛广智
杨军 / 译评

五经

译评

吉林文史出版社

卜

《礼记》导读

《礼记》是有关礼的文章的选编。东汉班固《汉书·艺文志》说此书是“七十子后学所记”，就是说书中文章当出于孔子弟子及孔门后学之手，是战国至汉初礼学家对《仪礼》的解释、说明和补充。《礼记》是数代儒家学者集体智慧的结晶，是有关礼的大量资料年复一年逐步积累和精心润饰的结果。它的大部分内容并非出自一两人之手，也不是于一时集中撰写而成的。

西汉时，武帝采纳董仲舒建议，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，于是儒学经典的研究开始盛行，关于礼的文章大量产生。据《汉书·艺文志》著录，有《记》一百三十一篇。由于卷帙浩繁，学习不便，选本应运而生。后得以流传行世的选本有两种：戴德取八十五篇为《大戴记》，戴圣取四十九篇为《小戴记》。后来，《大戴记》残缺不全，今仅存三十九篇。而《小戴记》完整流传，至东汉末年，由兼通今古文的经学大师郑玄为之作注，《小戴记》便成为今所见的《礼记》。郑玄作

注提高了《礼记》在儒家经典中的地位和价值，从此《礼记》不再作为《仪礼》的附庸而独立流传。至唐代，《礼记》已被列为“大经”，成为“九经”之一，为科举考试的士子所重视。至宋代，“四书五经”已不列《仪礼》而只存《礼记》了。

《礼记》之所以比《仪礼》更受封建统治者和儒家学者的重视，当归之于它的言简义精，这比《仪礼》的繁文缛节更有利于传播“礼”的精神，更有利于维护封建统治。

《礼记》多取材于周秦古籍，其内容虽主要是对礼制、礼仪的记述、解说和论述，却生动地反映了古代社会的面貌，儒家所仰慕的人文风范和文物典章制度，是研究儒家学说和了解儒家文化的重要著作。

《礼记》计四十九篇，近十万字。

《檀弓上、下》所记为古代丧服丧事，其中有不少动人的小故事，反映了古代一些有识之士对丧葬之事的开明豁达的见解与作为。如齐国大夫伯高的父亲成子高病危时遗言：

吾闻之也：“生有益于人，死不害于人。”吾

纵生无益于人，吾何以死害于人乎哉？我死，则择不食之地而葬我焉！

吩咐人将自己葬在“不食之地”（不长庄稼的土地，即野地），不要因自己的死而危害他人，应当说这是一种高尚的情操。当今，一些地方铺张厚葬之风屡有所闻，面对作为大夫之父的古人成子高，真不知该当作何感慨！其他诸如陈子亢宁抗父命，坚持反对以活人为父殉葬的故事，陈乾昔之子拒不以父之妾为父殉葬的故事等，都证明了儒家对人的价值本位的重视，无疑具有进步意义。《檀弓下》记述孔子回答子路“生无以为养，死无以为礼”的问题时说：“啜菽饮水，尽其欢，斯之谓孝；敛手足形，还葬而无槨，称其财，斯之谓礼。”显然，儒家所强调的“孝”讲究的是实际的“孝心”，并不在于不称其财的丰足的物质供养；所强调的丧葬之礼，要视财力而定，而不在于不称其财的大事铺张。这些主张对形成中华民族的厚养薄葬习俗有着深远影响和促进作用。

《礼运》记述了儒家的“大同”、“小康”之说，反映了孔子对上古社会历史变迁和社会性质

的认识和理解。《学记》记述了古代的学校制度和教学方法，它所总结的“教学相长”、“长善救失”、“亲其师”、“乐其友”、“信其道”、“师严然后道尊”等教育经验，成为后代学人奉行的原则，为我国的传统教育与学校管理提供了宝贵的借鉴。《乐记》着重记述音乐原理，也同时接触到“乐”的根源，“乐”的作用，“乐”的美学观点，“乐”的成型过程等许多音乐社会学的重要问题，反映了儒家对“六艺”之一的“乐”的基本观点。

《中庸》是《礼记》中著名的篇章，相传为孔子之孙子思所作。文中肯定“中庸”是道德行为的最高标准，主张处理事情无过无不及，不偏不倚，指出“君子中庸，小人反中庸。”文章把“诚”视为世界的本体，强调至诚尽性，“尽诚如神”，从而为宋代的理学体系提供了理论根据。《中庸》提倡修身、事亲、知人、知天，以君臣、父子、夫妇、兄弟、朋友五种伦理关系为“天下之达道”，以智、仁、勇三种品德为“天下之达德”。对学习过程与认识方法，《中庸》强调博学、审问、慎思、明辨、笃行。这些经验之谈对

后世学人形成严谨的治学风气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。《大学》是《礼记》的又一名篇，相传为孔子弟子曾参所作。文章开宗明义，把“明德”、“新民”、“止于至善”作为纲领性要求，并设计了一整套自修品德的模式，即格物、致知、诚意、正心、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的完整系列。可以说，《大学》为历代封建士人，特别是儒家学者规定了一条人生之路，使之循序渐进，有所遵照。至宋代，把《中庸》、《大学》从《礼记》中抽出，以与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相配，称为“四书”，成为南宋以后理学家讲伦理、政治和哲学的基本纲领，也是士子科举的必读书目。

《礼记》中的《儒行》记述儒士衣食、起居与修养；《坊记》记述孔子论政；《表记》记述孔子论修身（限于篇幅，本书均未选）。这些篇章可与《论语》参照阅读。

礼 记

晋献公杀世子申生

晋献公将杀其世子申生，公子重耳谓之曰：“子盖言子之志于公乎？”世子曰：“不可，君安骊姬，是我伤公之心也。”曰：“然则盖行乎？”世子曰：“不可。君谓我欲弑君也。天下岂有无父之国哉？吾何行如之？”

使人辞于狐突曰：“申生有罪，不念伯氏之言也，以至于死。申生不敢爱其死！虽然，吾君老矣，子少，国家多难。伯氏不出而图吾君，伯氏苟出而图吾君，申生受赐而死。”再拜稽首，乃卒。是以为恭世子也。

【译文】 晋献公要杀太子申生。公子重耳对申生说：“你为什么不对君主讲明你的想法呢？”申生说：“不行。君主宠爱骊姬，有了骊姬，他才能得到安逸。如果我这样做（杀奚齐）就会伤了君主的心！”重耳说：“那么，

你为什么不逃走呢？”申生说：“不行，君主会以为我图谋弑君。天下难道有没有父亲的国家吗？我逃到哪里去呢？”

申生派人向狐突告别说：“申生有罪，没有记住您的劝告，以至将陷入死亡的境地，我不敢爱惜自己的生命，虽然这样，我们的君主老了，弟弟奚齐又年少。国家会有争夺君位而相互残杀的灾难，您不出来为国君筹划政事便罢了；如果您出来为国君筹划政事，即使我死了，也蒙受您的恩惠。”申生拜了两拜，叩头后便自尽了。因此称申生为恭世子。

【评点】 本文选自《礼记·檀弓上》，记述的是晋国历史上著名的“骊姬之难”的一个插曲，或者说一个重要环节。晋献公听信骊姬谗言，逼迫太子申生自尽。重耳劝申生对父亲剖白隐衷，申生怕伤了父亲的心；重耳让他逃亡，他又怕背上弑父的恶名。一心考虑君父，全然不顾自身，为了成全名节，甘愿含冤自尽。文章通过人物语言刻画出申生临死前的心理状态。其实，申生自裁的选择是愚忠愚孝的表现。主观上，为了追求孝子的名声；客观上，却起到了助纣为虐的作用，使骊姬的阴谋得以施展。

《礼记》是儒家经典之一，它所记载的一些带有传闻

性质的小故事，多是为了形象地阐释儒家的价值观念与道德准则。本篇就是以申生之死的故事宣扬了儒家的“亲亲”的宗法思想。

曾子易箦

曾子寝疾，病。乐正子春坐于床下，曾元、曾申坐于足，童子隅坐而执烛。童子曰：“华而晬！大夫之箦与？”子春曰：“止！”曾子闻之，瞿然曰：“呼！”曰“华而晬！大夫之箦与？”曾子曰：“然，斯季孙之赐也，我未之能易也。元，起易箦！”曾元曰：“夫子之病革矣，不可以变。幸而至于旦，请敬易之。”曾子曰：“尔之爱我，不如彼。君子之爱人以德，细人之爱人以姑息。吾何求哉？吾得正而毙焉，斯已矣。”举扶而易之，反席未安而没。

【译文】 曾子卧病在床，病情很严重，乐正子春坐在床下，曾元、曾申坐在曾子的脚旁，一个童仆拿着蜡烛坐在墙角里。那个童仆说：“那席子既华美又光亮，是大夫用的吧？”子春阻止他说：“别说话！”曾子听见了那童仆的话，表现出很吃惊的样子说：“哦！”童仆又说：“那席子既华美又光亮，是大夫用的吧？”曾子说：“是的，是

季孙氏赏赐的。我因为生病没能更换它，曾元你扶我起来更换掉这张席子！”曾元说：“您的病情危急，不宜于转动身子，希望推到天明，我再把席子换掉。”曾子说：“你爱我，还不如这个童仆。君子爱护别人是根据道德；小人爱护别人，是使人取得暂时的安逸。我还有什么要求呢？只要能够合乎礼制而死，那就行了。”曾元只好扶他起来，更换了席子，等曾子回到床上，还没有躺好就死了。

【评点】 本文选自《礼记·檀弓上》。

儒家重视周礼，把礼作为社会伦理规范和个人行为的准则。孔子说：“克己复礼为仁”，并主张“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言，非礼勿动”（《论语·颜渊》）。春秋战国之交，社会大变革来临而“礼崩乐坏”，因而僭礼行为屡有发生，本文所记的小故事即为一例。鲁国大夫季孙氏把大夫才可享用的席子送给不曾做过大夫的曾参，曾参竟铺上使用它，这显然违背了各个等级所应奉守的礼。文章的写作目的不在于揭露违礼行为，而在于赞扬曾参知错即改的守礼精神。卧病在床并且病情很重的曾参听到童子的提醒，立即瞿然而呼，不顾病危的处境，坚持要起身换掉席子。换席后，未及身安就死去了。文章宗旨是显而易见的，以“曾子易箦”的故事告诉人们，

“礼”是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，曾参是以身护礼的典范。

本文对几个人物的举止、情态有简洁而生动的描绘。用字不多，但表意确切。人物对话，毕肖声口。童子的童言无忌，口无遮拦；曾参的表态决断，语重心长，都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。

有子之言似夫子

有子问于曾子曰：“问丧于夫子乎？”曰：“闻之矣。‘丧欲速贫，死欲速朽。’”有子曰：“是非君子之言也！”曾子曰：“参也，闻诸夫子也。”有子又曰：“是非君子之言也。”曾子曰：“参也与子游闻之。”有子曰：“然。然则夫子有为言之也。”

曾子以斯言告于子游。子游曰：“甚哉，有子之言似夫子也！昔者，夫子居于宋，见桓司马自为石椁，三年而不成。夫子曰：‘若是其靡也，死不如速朽之愈也。’死之欲速朽，为桓司马言之也。南宫敬叔反，必载宝而朝。夫子曰：‘若是其货也，丧不如速贫之愈也。’丧之欲速贫，为敬叔言之也。”

曾子以子游之言告于有子。有子曰：“然。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。”曾子曰：“子何以知之？”有子曰：“夫子

制于中都，四寸之棺，五寸之槨，以斯知不欲速朽也。昔者，夫子失鲁司寇，将之荆，盖先之以子夏，又申之以冉有，以斯知不欲速贫也。”

【译文】有子问曾子说：“你在夫子那里听说过关于丧失职位的话吗？”曾子说：“听到过这样的话：‘丧失了职位，希望快一点贫穷；死了，希望快一点腐烂。’”有子说：“这不是君子说的话。”曾子说：“这是我从夫子那里听来的。”有子又说：“这不是君子说的话。”曾子说：“我和子游听夫子说过。”有子说：“是这样，但是夫子是有所指而说的。”

曾子把有子的话告诉了子游。子游说：“有子的话像夫子说的，真是象极了。从前：夫子住在宋国的时候，看见桓司马为自己造石槨，三年还没造成。夫子说：‘像这样的奢侈，死了不如快点腐烂为好。’‘死了，希望快点腐烂’这句话，是针对桓司马说的。南宫敬叔回到鲁国之后，总是带着珍宝去朝见鲁君。夫子说：‘像这样的行贿，丧失职位不如快一点贫穷为好。’‘丧失职位，希望快一点儿贫穷’这句话，是针对敬叔说的。”

曾子把子游的话告诉了有子。有子说：“对呀！我本来说这不是夫子的话。”曾子说：“你怎么知道的？”有子说：“夫子在中都作官时定下制度：棺厚四寸：槨厚五

寸。从这一点知道夫子不希望死后快点腐烂。从前，夫子丧失了鲁国司寇的职位，打算到楚国去，让子夏先去表明心意，又让冉有再去重申他的心意。因此知道夫子不希望丧失职位后快点儿贫穷。”

【评点】 本文选自《礼记·檀弓上》。

如果把祖师爷的某种学说、理论，甚或每一句话，都视为一成不变的金科玉律，当作僵化的教条，那就不可能对生活中发生的各种事变都作出自圆其说的解释。本文通过孔子三个弟子的对话，说明了这个道理。

孔子本来主张“丧不欲速贫，死不欲速朽”。可是，当他看到桓司马“自为石椁，三年而不成”时，就转而认为“若是其靡也，死不如速朽之愈也”；当他看到南宫敬叔回到鲁国后，“必载宝而朝”时，就转而认为“若是其货也，丧不如速贫之愈也。”可见，孔子的话，要结合说话时的具体情境与具体对象去理解，才不会偏离其本意。曾子的固执一端，不知变通，寻章摘句，恪守教条的做法是不足取的。

公子重耳对秦客

晋献公之丧，秦穆公使人吊公子重耳，且曰：“寡人

闻之：‘亡国恒于斯，得国恒于斯。’虽吾子俨然在忧服之中，丧亦不可久也，时亦不可失也，孺子其图之！”以告舅犯。舅犯曰：“孺子其辞焉。丧人无宝，仁亲以为宝，父死之谓何？又因以为利，而天下其孰能说之？孺子其辞焉！”

公子重耳对客曰：“君惠吊亡臣重耳，身丧父死，不得与于哭泣之哀，以为君忧。父死之谓何？或敢有他志以辱君义！”稽颡而不拜，哭而起，起而不私。

子显以致命于穆公。穆公曰：“仁夫，公子重耳！夫稽颡而不拜，则未为后也，故不成拜。哭而起，则爱父也；起而不私，则远利也。”

【译文】 晋献公死了，秦穆公派人去狄国慰问公子重耳，并让使者对他说：“我听别人说：‘失国也常在这样的時候；得国也常在这样的時候。’尽管你庄重地在居忧服丧期间，失位出亡也不能太长，时机也不可错过，你仔细考虑吧！”

重耳把这些话告诉了舅犯。舅犯说：“你应该辞谢他呀！丧位出亡的人没有什么宝贵的，仁爱和思亲才是宝贵。父亲去世是多么不幸啊，又趁这个机会去谋私利，那么天下的人谁会说你没有罪呢？你一定要辞谢他呀！”

公子重耳回答秦使说：“承蒙你国君慰问我亡臣重

耳。我丧位逃亡在外，父亲又死了，不能回国参加丧礼，在父亲身边悲哭，劳你国君为我担忧。父亲死了是多大的不幸，我怎敢有别的想法，辜负你国君慰问的善意呢？”说罢，对秦使叩头但不拜谢。哭了一会儿就站起来。起来后就没有和使者私下里谈话。

秦使子显将这些情况报告给了穆公。穆公说：“多么仁爱的公子重耳！对使者叩头而不拜谢，说明他还没做晋君的继位者，因此用不着拜谢。哭了一会才站起来，说明他对父亲的思慕留恋；起来后不再和使者私下谈话，说明他远离了自己的利益。”

【评点】 本文选自《礼记·檀弓下》。

晋公子重耳带着舅犯等流亡在翟，前651年，其君父晋献公死。这本是回国谋夺君位的良机，怎奈条件尚不成熟，不便采取行动。此时，秦穆公派人吊丧，借机窥探重耳动向。重耳在舅犯指点下，虚与周旋，极力掩饰真情，口称“仁亲”，藏起野心，礼节周全，尽符丧仪。一番表演骗过穆公，赢得赞美之词。

故事并不复杂，三个人物的语言构成文章的主要内容，秦穆公的话（由所派的子显说出），单刀直入，毫无讳饰，急于探视对方隐秘的情态表露无遗；舅犯的话，观点鲜明，语气决断，透露出得民心者得天下的深谋远

虑；重耳的话，委婉得体，滴水不漏，深藏城府的未来霸主气度已隐约可见。

杜蕢扬觶

知悼子卒，未葬，平公饮酒，师旷、李调侍，鼓钟。杜蕢自外来，闻钟声，曰：“安在？”曰：“在寝。”杜蕢入寝，历阶而升，酌曰：“旷，饮斯！”又酌曰：“调，饮斯！”又酌，堂上北面坐饮之，降，趋而出。平公呼而进之，曰：“蕢！曩者尔心或开予，是以不与尔言。尔饮旷，何也？”曰：“子、卯不乐！知悼子在堂，斯其为子、卯也大矣！旷也，太师也。不以诏，是以饮之也。”“尔饮调，何也？”曰：“调也，君之亵臣也。为一饮一食，忘君之疾，是以饮之也！”“尔饮，何也？”曰：“蕢也，宰夫也。非刀匕是共，又敢与知防，是以饮之也。”平公曰：“寡人亦有过焉，酌而饮寡人。”杜蕢洗而扬觶。公谓侍者曰：“如我死，则必毋废斯爵也！”至于今，既毕献，斯扬觶，谓之“杜举”。

【译文】 知悼子死了，还没有安葬，晋平公就饮起酒来，师旷、李调在旁陪侍，敲着钟。杜蕢从外边进来，听到钟声，问道：“在哪里？”回答说：“在内堂。”杜蕢